

詩經稗疏卷三

船山遺書九

衡陽王夫之譏

大雅

殷士 毛傳曰殷士殷侯也鄭箋曰殷之臣集傳遂曰商
孫子之臣屬蓋以士爲大夫士之士則賤有司爾今按裸
將大禮非士得與常服黼黻者諸侯之服非士服也在殷
爲尋者在周爲冕黼者元冕之服士弁而祭于公安得僭
服黼尋哉殷之侯伯周降而爲子男毳冕以助上帝之祭
希冕以助先王之祭元冕以助先公之祭此言衣黼冕以
贊裸將其禘祫而合祭先公與固當以毛傳爲正殷士猶

言殷人也別于孫子而爲異姓諸侯之詞

裸將 毛傳曰裸灌鬯但言灌鬯初未云灌之于地自白
虎通始有灌地降神之說唐開元禮遂舉澆酒委地之事
集傳爲後世流俗所惑而慶源輔氏爲之說曰先以鬱鬯
灌地求神于陰旣奠然後取血膏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
神于陽則謬甚矣郊特牲曰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曰旣灌
又曰旣奠旣卽灌也皆用鬱鬯之謂也灌與迎牲相接迎
牲在尸入之後君出迎牲而大宗亞裸牲入而後炳蕭則
炳蕭以報氣在尸受亞裸之後而君裸在尸入之初尸入

則有尸可獻固不當灌地以閒尸敬若云尸未入而先灌地抑與既奠然後炳蕭之文不合奠之爲言置也昏禮婦執筭棗栗奠于席特牲饋食禮祝洗酌奠奠于鉶南許慎曰奠置祭也以酒置于下基蓋古禮不以親授爲敬故臣執贄于君壻將鴈于舅皆謂之奠奠用鬱鬯則謂之灌後世不知灌義因不知奠義然則新婦之棗栗亦傾之于地乎岸然植立取酒澆潑糞壤等于嚙蹴既仁人孝子所不忍爲且飲以養陽澆之于土則失其類況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詞若沃灌于地則求之地中升而非降矣原夫傾酒委地所謂酹音淚也起于爭戰之世要鬼設誓倨侮忿戾者

之所爲流俗不察用以事其祖考神祇不知何一陋儒循爲曲禮而誣引古禮以徇其鄙牒試思此澆潑之頃反之於心於女安乎張子曰奠安置也若言奠贊奠枕是也注之于地非也其說遽已家禮旣辨其非傾于地而復有束茅降神之禮則抑徇俗而不正邪說橫行賢智且不能自拔何不詳攷之禮文乎按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注曰天子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其異于特牲少牢之祭祝酌奠君自裸而不使祝奠此天子之禮所以別然其爲事尸之初獻則一也特牲少牢所奠之觶必待尸入而奠于尸席尸乃卽席坐答拜執奠坐

祭而啐之告旨而仍奠之亦不傾之於地而尸必舉焉況
裸爲禮之大者君與大宗之所拜獻而王尸不舉乃以棄
之于土壤乎倘以饋食之殽已傾潑之矣尸又何所祭而
何所啐哉故考工記注曰裸謂始獻酌奠也言獻則亦九
獻之一而獻之尸矣且彼所謂灌地者將背尸而灌之邪
抑尸已卽几筵而他求之几筵之外是以祖考爲遊魂也
若嚮尸而灌之乎則尸人也乃相對而傾酒于地有是理
哉故祭統明言裸尸而不言灌地如之何其弗察也又周
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曰灌以鬱鬯謂始獻尸
求神時也小宰贊王裸將之事鄭注曰將送也送裸謂贊

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不爲飲者與饋食啐而不飲其義同爾故鄭氏又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始獻啐而不飲別于後獻之卒爵皆以明裸之爲始獻尸也又王出迎牲后乃亞裸后不與則大宗亞裸恐敬尸之有閒也故亞裸舉焉若灌地以降神則神已依尸何事此一裸再裸之僕僕乎孔安國論語注曰灌於太祖以降神太祖者太祖之尸也禘主太祖故特獻太祖而用裸禮羣廟則自朝踐始降神者俾神降于尸也朱子乃改太祖二字爲地字唯取白虎通之俗學破禮乃果於竄易古書有識者不敢徇也又禮器曰諸侯相

朝則灌用鬱鬯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大行人王
禮諸侯公再裸侯伯子男壹裸然則諸侯賓客人也亦將
灌地以降之乎蓋以觶曰奠以瓚曰裸用醴齊曰朝踐用
盎齊曰醑而用鬱齊則曰灌灌猶酌也非灌園灌注之謂
也白虎通誤之于前杜預左傳解復因鄭司農眾錯訓舊
與縮通酒爲以菁茅藉苴鬱鬯遂謂束茅而灌以酒承譌於
後使後世爲禮者用末俗設誓醑酒之陋習行諸淫祀施
及郊廟爲忍心悖理之大慝波流而不知革輔氏推其邪
妄因以炳脂爲燔不恤以肉傅火上曰燔之明文抑不知
合蕭者用營而不用血乃謂取血營實之于蕭燔之其疎

謬不通惑亂禮制已不足採且一曰求陰一曰求陽不解
郊特牲祭義之文橫相牽曳詎復知炳蕭之炳于尸側而
望空焚之遂使燒香潑酒之夷俗登于典禮其下流之邪
妄遂有焚楮錢澆漿飯以有用之物付一炬而委酒食于
地恣狗彘之爭食慢鬼神毀哀敬爲君子者亦用之不疑
使辛有見之且不知涕之何從止矣悲夫

摯仲氏任

任姓者奚仲之後爲夏后氏車正封于薛

俗作

薛潛夫論曰奚仲後遷于邳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薛
任姓此云摯仲氏任集傳云摯國名然摯國不他見若以
爲殷之諸侯至周失國則文王母族不應廢滅摯薛古音

相近通用摯蓋薛也仲虺爲商宗臣其後嗣留仕于殷食采于畿內故曰自彼殷商至周改封始啓土于山東而國號則仍其舊薛初見于春秋稱侯其後降稱伯蓋大國也亦應以太任故受元侯之封不然則車正之澤固不能如是其豐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奚仲爲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爲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己徙國于邳祖己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摯一謂之摯國然則摯之爲薛明矣左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娶于薛薛與周固世爲婚姻之國也若摯虞思遊賦序曰有軒轅之遺胄氏仲任之洪裔則遠託華胄而近遺本支也

續女維莘

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

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之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閒者春秋
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
是也蔡號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妣姓
之莘在邵陽渭浹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
啓封支子于莘夏後故妣姓今同州邵陽縣有故莘城是
已妣姓之莘當作妣或作佚伊尹耕于莘野一曰爲有佚
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佚邳左傳注或音銳或音洸者皆誤竹書河亶甲
之世佚人叛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佚人來賓則佚
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妣姓之國爲杞爲鄆

則僦地入于畿而改封于東國矣莘僦姚古字通用此莘
宜作僦以別于城濮之有莘

其會如林 會之爲義自外來合之稱春秋會他師則稱
會其起本國之兵稱帥不稱會牧野之師未聞有諸侯助
紂者其云受有億萬人就天子之六軍而言紂所黨惡者
飛廉惡來之屬皆畿內卿士奄五十國初皆伏而未動而
待三監內訌乘亂始起攷之經傳牧野未有與紂會師之
國安得有如林之眾邪按許慎說其旂如林字作旂謂建
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蓋今之礮也然春秋傳云
旂動而鼓未有以發礮而後鼓聲始作者且礮之爲用利

在守險牧野散地無險可守檀車四布礮何從施杜預曰
旂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故先動旂而後鼓乃
杜預所云大將之麾就鄭言之爾通帛之旂師都所載二
千五百人爲師鄭有二軍曼伯將左祭仲將右每軍二千
五百人故以師都之旂爲大將之麾若牧野之師紂親將
自建天子之旌旗以麾進止旂乃其師都之長所建爾使
有十萬人則建四十旂故曰如林因其旗以知其眾旂从
於會明爲旗屬而非礮折衷眾論當以杜說爲長

鷹揚 毛傳釋如鷹之說殊未分曉集傳曰言其猛也太
公年已耄而雄心不戢恃筋力以爲勇身爲上將儼捷以

爭利于原野廉頗李勣之所不爲而謂太公爲之乎鷹揚者陣也八陣有鳥陣鷹揚者鳥陣也其後鄭莊公爲魚麗鄭翩爲鸛其御請爲鵠皆鷹揚之類

堇菜如飴 毛鄭俱以堇菜爲菜以實求之非也茶之可食者味本辛香堇則爾雅所謂齧苦堇者是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許慎亦曰莖如薺葉如柳馬融廣成頌注云堇菜花紫葉可食而滑故內則曰堇苳枌榆以滑之本草謂之石龍芮採苗食之味辛甘而滑謂之苦堇舊說以爲古人語倒猶甘草之爲大苦也茶以辛勝堇以滑美原不取其甘如飴且此詩本詠周原之肥美

宜於禾稼非論野蔽凡地之宜禾者草必不豐若茂草之
原以植五穀必瘠而所收者薄堇雖可食而原隰之卉使
其茂美非佳壤矣堇茶者內則之所謂謹塗也堇者許慎
曰黏土也茶與塗通泥也詩則通塗爲茶內則則通堇爲
謹古人文字簡類多互借又或傳寫之譌堇塗穰草和泥
黏而肥澤膏液稠洽如飴之黏故曰臚臚周原地後入秦
秦地宜禾此之謂也以堇茶爲二菜之名旣非經義若集
傳謂堇爲烏頭則尤沿郭璞之誤而於如飴之文尤爲背
戾爾雅芟堇草而郭璞謂是烏頭不知芟堇草者蒻薹也
一名接骨草一名陸英寇宗奭曰花白子初青如綠豆顆

每朶如盞而大有一二百子其非烏頭苗也蓋草之名堇者其類不一也旱芹一也似芹而生于陸音勤蒔藿二也音近石龍芮三也音謹堇堇菜四也一名箭頭草苗生塌地結莢如箭鏃嫩葉亦可食烏頭苗五也一名孩兒菊和堇六也似芹而葉有毛誤食殺人一名斷腸草諸堇之中烏頭苗及和堇有大毒入口卽死烏頭者射罔也無有人敢嘗之者誰從知其如飴卽令其甘如飴以之殺人愈甚周原何用有此惡草而以甘濃爲地之美乎三十國春秋載劉殷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哭得堇斛餘使爲烏頭則殷母何用思之而殷且以斛餘之毒草食母邪愈知璞

說之非矣然而堇塗非堇菜也黏土也

柞械 鄭箋曰柞櫟也械白桫也集傳因之乃又曰柞枝
長葉盛叢生有刺則誤矣按爾雅櫟其實棫廣雅櫟之實
爲椽則其爲椽子樹亡疑椽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小小
者樹庳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
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柞木非柞木也旣曰
柞櫟也則不當以今之所謂柞者爲柞矣柞械皆小樹故
曰拔矣不待斧斤之伐者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
圍數尺幹強葉盛堅重多瘻非易拔者也爾雅櫟枹者郭
璞注曰櫟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械櫟枹櫟今考械櫟之